

电影《枯叶》： 人与人的连接，是温柔情感的最后阵地

□王 枫

芬兰导演阿基·考里斯马基出生于1957年，是当代北欧著名的导演、作家和制片人。他的《火柴厂女工》(1990)、《波西米亚人生》(1992)和《爱是生死相许》(1999)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三次夺奖，《浮云往事》(1996)在戛纳电影节获评审团特别奖，《没有过去的男人》(2002)再获戛纳评审团大奖。

他执导的电影《枯叶》(2023)，是一部体量极小但内核极大的作品。在动辄追求视觉奇观与宏大叙事的当代影坛，这部全长仅81分钟，甚至略显“简陋”的电影，像是在喧嚣的建筑工地旁偶然瞥见的一朵在铁锈中绽放的小花。它在2023年戛纳电影节首映并摘得评审团大奖，评论界发现，那个拍了一辈子“失意者”的芬兰人，在66岁时，又一次用他最标志性的冷峻，拍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温柔也最锋利的一封情书。这不仅是一个“老掉牙”爱情的故事，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保卫战。

故事发生在赫尔辛基，镜头里的城市被极具辨识度的“阿基蓝”(阿基·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特有的色彩)所覆盖——超市后门的冷柜色，廉价公寓里略显陈旧的墙皮，工厂车间里冰冷的铁质感。这色调带有近乎



阿基·考里斯马基

禁欲主义的秩序感和禁锢感，电影构图横平竖直，简洁到了冷酷的地步。在这样的空间里，人显得非常渺小，仿佛是被某种庞大且无形的工业体制挤压出的边角料。安莎在超市做着机械的理货工作，霍拉帕在工厂重复着枯燥的劳动，他们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精确到秒的片段。

这种冷冽的视觉风格并非为了剥削苦难，而是一种对视觉“尊严”的重塑。阿基从不把工人们塑造成可怜虫。即便安莎因为私带一块过期三明治而被当众开除，霍拉帕因为酗酒在各家工厂间辗转，他们的背脊始终是挺直的。这种挺直，源于那种几乎被当代都市人遗忘的品质——体面。阿基电影中的人物总是面无表情，台词精简如同电报文字。这种近乎木讷的“冷”，其实是电影中的角色高度自觉的防御机制。在这里，幽默不是对痛苦的逃避，而是穷人对残酷命运所能保留的最后一份礼貌。

这种礼貌在电影的声效设计中显得尤为犀利。在那个仿佛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时空里，在那堆旧式的收音机、沉重的电视机和手写的联系纸条之间，不断传

出战火纷飞的消息。这些写实且充满当代焦虑的叙事，精准地戳破了怀旧的宁静。这也正是阿基的高明之处：他并不打算制造一个真空的世外桃源，他要让观众意识到，这种“寻找火种”的行为正发生在一个支离破碎、信息过剩且极度功利的时代。外部世界在燃烧、在叫嚣、在崩塌，而在这座冰冷的北欧城市里，两个卑微的人在试图确认彼此的存在。在这种对比下，那种“因为弄丢了电话号码就弄丢了爱人”的古典忧伤，才显得如此惊心动魄。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即时联系的时代，我们最稀缺的，反而是“联系”本身的珍贵。

电影将这种“联系”寄托在了光影的圣殿——电影院里。安莎和霍拉帕的第一次正式约会，看的是吉姆·贾木许的《亡命之徒》。这是一场神来之笔的互文：贾木许是阿基的一生挚友，两人的创作底色如出一辙——极简、边缘、冷幽默。电影院的墙上，错落有致地贴着《钱》《狂人皮埃罗》《洛可兄弟》《红圈》的海报。布列松、戈达尔、维斯康蒂、梅尔维尔……这些影史大师的名字像是一群沉默的守护神，在高处俯瞰着这对平凡男女。

对他们而言，电影是他们在残酷现实中唯一的避难所。当白天的劳动让他们低头弯腰时，电影院里那道投射在脸上光，让他们在黑暗中重新抬起头。阿基用这种近乎固执的方式，对抗当代情感的廉价化。在那些快节奏、高饱和度和急于反转和输出价值观的现代爱情电影之中，《枯叶》反其道而行之，让爱情重新回到了笨拙、迟缓和沉默之中。真正的浪漫，不是世界终于善待了你，而是世界明明毫无起色，你还愿意向另一个人走过去。

这个“走过去”的动作，在电影结尾处被升华成了具有仪式感的史诗性。安莎、霍拉帕，以及那条被安莎收养的流浪狗“阿尔玛”，并肩走向深远的远方。在考里斯马基的世界里，狗是唯一不会对你撒谎的朋友，也是男女主角自身命运的某种投射——在寒风中寻找避风港，在流浪中期待被接纳。电影最动人的一个细节，是安莎在面对丢了工作、满身酒气的霍拉帕时，没有现代生存逻辑中那种关于“沉没成本”或“婚姻阶层”的算计，她只是默默地多准备了一副餐具。

这种情感，在今天这个讲究效率、讲究投入产出比、讲究“及时止损”的社会里，几乎就是某种神迹。它把原本只属于英雄或贵族的“史诗感”，还给了那些在超市流水线上默默无闻工作的劳动者。观众可以看到，在现代生活的异化中，爱是我们身上最后一块尚未被机械化的、名为“尊严”的补丁。

如果说当代文化都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“更有效率的人”和“更有竞争力的人”，那么《枯叶》则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得体的失意者。世界已经够冷了，艺术不必再教人冷酷。在超市监控的监视下，在失业和孤单的威胁下，人与人之间那点微弱的连接，就是我们温柔情感的最后阵地。

电影结束，片尾曲悠然响起，我们仿佛也跟着安莎和霍拉帕，在赫尔辛基的冬夜里走了一程，风依然很冷，但心里存下了那点微弱的光。这或许就是《枯叶》最大的慈悲：它为所有失意者保留了一份不仅属于生存、更属于灵魂的体面。

(作者系导演、编剧、译者，翻译出版电影学术论著《诺兰的影像世界：无限的想象力》，导演和编剧作品有《邂逅》《阻断》《三十年》《司徒美堂》等)



电影《枯叶》海报



电影《枯叶》剧照

“本质上的东西用眼睛看不见”

——纪念《小王子》问世80周年

□李 征

一个诞生于战火的星际童话

1946年4月6日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从欧洲大陆散去，废墟之上，人们渴望重建家园，更渴望重建精神世界的秩序。在法国，一本薄薄的童话书悄然问世。它的书名很简单——《小王子》，作者是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。然而，这位作者却无法亲眼见证这部作品在祖国的问世，因为他已于两年前，即1944年7月31日，在执行一次飞行侦察任务时，永远地消失在科西嘉岛附近的地中海海域。

2026年，当我们回望这部著作，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本书。官方数据显示，这部作品的全球总销量已超过1.5亿册，仅法国就售出1800万册，全球每年销量接近500万册，被翻译成650多种语言和方言，成为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。在中国，自1979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将其译介以来，《小王子》已成为拥有中国版本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，约有500多种不同的中译本。这些令人瞩目的数字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为什么这部诞生于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战争阴影下的“小书”，能够在80年间持续不断地触动全人类的心灵？它的“美学秘密”究竟是什么？

要理解《小王子》的深刻性，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独特的创作时空。1940年，法国在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下迅速沦陷，贝当政府投降并成立维希傀儡政权。作为贵族后裔，同时也是功勋飞行员的圣埃克苏佩里，无法接受故土的沉沦，愤然移居美国，定居纽约。彼时的他，正处于人生的巨大矛盾之中：他出身贵族，却一生向往自由与冒险；他热爱飞行带来的超越性视角，却极度思念沦陷的故土；他被视为民族英雄，却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存在危机，包括与妻子康苏艾萝之间充满激情又矛盾重重的情感纠葛。

1942年夏，在出版商的邀约下，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创作一个关于“头发蓬乱的小人儿”的故事。这原是一个面向儿童的童话故事，但在他笔下，却演变成了一份沉重而清澈的“遗嘱”。写作期间，他也在积极争取重返法西斯战场。这份创作手稿上有着咖啡渍、修改痕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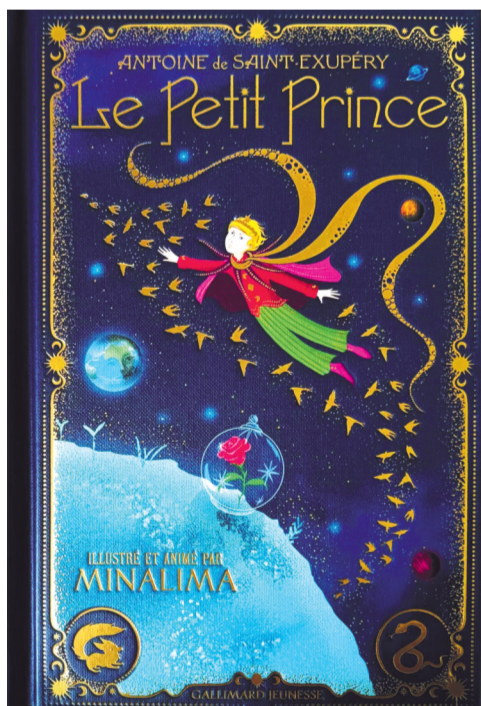
与歪歪扭扭的插图，正如1993年纽约皮尔庞特·摩根图书馆手稿展所揭示的那样，圣埃克苏佩里倾注的不仅是才华，更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。

书中的叙述者是一名在撒哈拉沙漠坠机的飞行员，这与作者本人的身份高度重合。小王子与飞行员，事实上可视为同一主体的两个部分。小王子既是成人身上残留的儿童形象，也是儿童身上那令人不安的成人清醒。这种双重性赋予了文本一种诡秘的魅力：它邀请成年人找回内心的孩子，但这个“孩子”并非天真烂漫的模范儿童，而是一个带着忧郁、孤独与自足的智慧小孩。他“根本不像一个迷失在沙漠中央、离任何有人居住地区都相隔数千英里的孩子”，既不困苦也不恐惧，仿佛早已了然一切。圣埃克苏佩里自己也曾写道：“我们知道，童话是生活中唯一的真理。”而这份真理，恰恰是在英雄主义理想与个体幻灭感的双重夹击中迸发而出的。

战后读者的精神避难所与哲学入口

1946年法文版问世时，法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正处于精神上的极度饥渴状态。美国学者爱德华·瓦根内希特在1946年的《大学英语》期刊上，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“超自然故事”人气飙升的现象。他指出：“在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、最无谓的战争之中，人们应当会发现这类书籍被成年人如饥似渴地阅读。”当现实世界满目疮痍，一个男孩从一个星球飞到另一个星球，与一只狐狸成为朋友的世界，无疑为人们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逃逸。但这绝不仅仅是逃避。瓦根内希特进一步强调，《小王子》是这批作品中“最深刻也最晦涩的一部”，它萦绕着“发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，定义生命基本价值的深度关切”。

《小王子》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新诠释，它超越了单纯的奇幻主题，演变为一部具有深刻认识论价值的哲学寓言。那个著名的句子——“只有用心才能看清真相，本质上的东西用眼睛看不见”构成了全书的思想基石。这正是作者有意尝试的一种“观看之道”。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，人



《小王子》法国版80周年纪念版封面



《小王子》插画

类精神的真理不仅关乎计算理性和经验数据，更需通过想象力、象征与叙事来把握。书中对成人世界的批判，正是对这种认知能力丧失的哀叹：国王沉迷于空洞发号施令的仪式，虚荣者渴求肤浅的鼓掌，商人忙于计算那些他无法拥有的星星……这些孤独的星球隐喻了现代人因不了解生命意义而陷入的孤立状态。小王子反复追问的正是“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”这种终极哲学问题。它以一种文学而非僵硬的哲学论文形式，让普通读者更容易领会责任、耐心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构建个人与世界关系的决定性作用。

《小王子》的美学秘密，在于它完美地平衡了极致的孤独感与深切的联结渴望。故事的核心意象是荒凉的沙漠，一个没有他者回应的空间。书中对“点灯人”的描绘，是现代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全球意识隐喻。在小王子访问的诸多星球上，只有点灯人因其忠于职守而显得不那么荒

谬。当小王子来到地球，得知世界各地的点灯人默契地轮班点亮路灯时，圣埃克苏佩里写道：“这支队伍的移动规律如同歌剧芭蕾。首先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登场……接着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加入舞蹈……”这一意象旨在展示出一种全球合作的壮丽图景，一个光明而安全的地球，需要跨越文化的信任与接纳。书中所倡导的接纳不同思想、尊重他者与自然，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辉。

走过80年，《小王子》早已演变成为一种跨越媒介的文化体验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特别是1993年该书问世50周年之际，它的商业化进程开始加速，餐具、服装等文创产品，让“小王子”主题商店至今仍活跃在巴黎。更重要的是，博物馆展览成为发掘和巩固其文学遗产价值的关键力量。

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2022年举办的《遇见小王子》大展，揭示了一位逐渐隐匿在其市场化



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

人物形象背后的真实作者。展览不仅展出了镂空雕刻的小王子剪影、充满巧思的互动装置，更将核心聚焦于那些“遗物”：圣埃克苏佩里刻下初稿草图的桌子、他的钢笔与打字机、私人照片……这些物件将文学这一抽象理念具象化，也升华了品牌的遗产价值。

在中国，《小王子》的生命力同样蓬勃。目前，由让·费洛里尼执导的中外共创音乐剧《小王子》正在中法两国巡演。舞台的即时性让这个故事重新焕发魔力，它将沙漠的孤独、玫瑰的娇情、狐狸的哲思，转化为可视可听的情感冲击。从纸面、银幕到舞台，每一次改编都是对原著的重新诠释，印证了圣埃克苏佩里文字的灵活性与深邃度。

《小王子》既是写给孩子的童话，也是写给所有“曾经是孩子的大人”的哲学寓言。它讲述的是一次次的离别与启程，但最终的内核是回归——对真善美、对责任、对爱的回归。当我们在2026年纪念《小王子》法语版出版80周年时，我们纪念的不仅是一本畅销书，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重逢。正如书中所言，沙漠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在某个地方藏着一口井。《小王子》之所以永恒，是因为它在人类焦灼的心灵荒漠中，始终珍藏着那一眼关于爱、责任与纯真之心的甘泉。只要人们还在仰望星空，B612小行星上的那个小人儿，就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)